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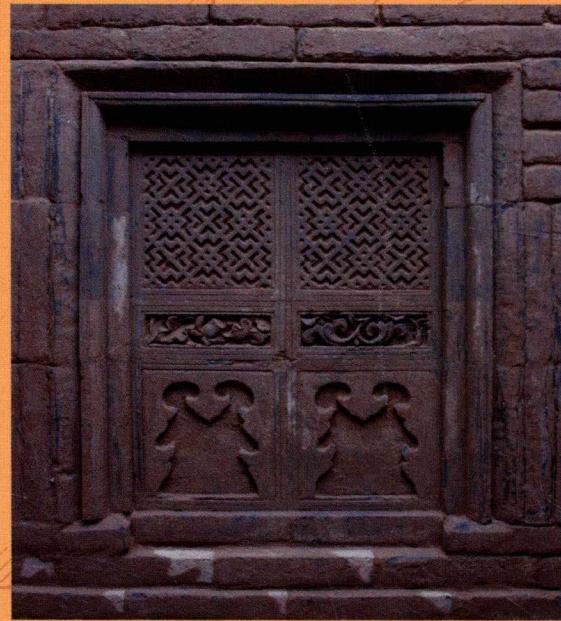


三晋考古

第四辑

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学会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晋考古

第四辑

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学会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 册

前　　言

岁月如歌，今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迎来了她的六十岁生日，从新中国之初，一步步走到现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六十年，有许多值得纪念的事情，有许多抹不去的回忆。作为山西考古人，与考古所共同走过了不同寻常的三十多年，感慨于山西考古的发展，感慨于考古新技术、思维、理念之转型。在此多言几句心里话，并祝福我们考古研究所六十岁生日快乐！

过去，我们的考古工作目的单一，多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而进行的科研考古工作，有时也因为一些墓葬被盗掘而进行抢救性清理。配合生产建设的考古工作也有一些，但远远不能与最近十余年相提并论。作为考古单位，为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我们的主要工作转为“配合基本建设工程”为重点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方法、工作思路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围绕一个感兴趣的课题研究，到为抢时间而进行被动的文物保护工作，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是文物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过去，审视未来，这项工作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从1950年代到现在，基建考古随着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和建设速度时缓时紧，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早期，为配合汾河挖沙工程，在襄汾发掘了著名的丁村遗址，接着配合侯马红卫机械厂等建设工程，先后发现发掘了侯马铸铜遗址、侯马盟誓遗址和乔村墓地等。1980年代后，为配合平朔煤矿建设、太原一电厂建设、小浪底水库建设，先后发掘了平朔汉墓群、太原赵卿墓、小浪底遗址群等。1990年代以后更多的建设项目蜂拥而至，如高速公路网、万家寨水利枢纽、西气东输等国家重点工程。繁忙的考古工作，不仅仅为我们省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为考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解决了许多学术问题。一些考古发现获得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如吉县柿子滩遗址、云冈窟顶遗址、柳林高红遗址等。在配合基本建设的同时，我们不仅锻炼了自己的队伍，同时还为国内许多所大学学生提供了学习和科研实践的机会。

还应当提到的是，在这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我们不能把握的、复杂的难题。建设单位乃至政府部门的某些领导在经济利益与政绩等因素思想指导下，置法律不顾，强行施工，致使许多文物遭到破坏。在我们的记忆中，大型建设项目之于文物保护问题，曾有“谁家孩子谁家抱”、“死人为活人让路”领导语，更有所谓“三边工程”，即：边设计、边施工、边立项，出现了我们跟着推土机后面捡文物的苦涩情景。违法事件时有发生，法律得不到尊重。近几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提升、文物保护工作的宣传，基建考古工作形势明显好转，我们也倍感舒心。尽管任重道远，我们仍热情不减，信心饱满。

本书所收录的内容,都和基建考古相关,一方面展示多年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此书获得社会尤其是各建设单位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支持。报告中考古发掘的遗存年代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本书的编排以时间为序列,一个报告涉及几个时代,按照其最早时代排序。文物保护的种类有遗址、墓葬和建筑基址等,出土文物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瓷器、骨角蚌器等多种。重要的发现有仰韶时期的芮城桃花涧遗址;庙底沟二期的芮城杏林遗址、襄汾杨威遗址;龙山时期的阳高曹庄遗址、曲沃靳庄遗址;晋与三晋时期的离石阳石与车家湾墓地、洪洞范村古城、襄汾县大张村东周遗址;宋金元时期的稷山南阳宋代纪年墓、长子碾张元代壁画墓;明代的垣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赵载墓;清代的高平乔村、河西墓地等。涉及的基本建设项目有大运高速、大西铁路、北赵引黄工程、临汾—河津输气管道、闻垣高速、高沁高速、天大高速、太长高速、太佳高速、运河高速、吕梁环城高速、运灵高速、和榆高速、及禹门口提水东扩工程等。

《三晋考古》是一本考古报告集,是考古工作细节的切实描述,不是个人的心情记忆,报告的语言无慷慨激昂,无迂回婉转,平实朴素,虽枯燥无味,能见微知微,亦能管中窥豹。

三十余篇,本书编辑时未做较大变动,字词不当,稍有遗失阙疑,微作增删替补。报告体例不求皆同,认识深浅,尽显作者本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作者最是清楚,准确与否,评断于来者。考虑到在繁重的田野工作之余能够及时将考古报告整理付梓,实为不易,即使稍有不当,结论略失偏颇,亦不会有剽窃之忧。文中有些未作缜密思考者,希望作者来日仔细斟酌。

最后,对各位考古人坚持不懈田野工作,及时整理考古材料,表示钦佩。还要对众多考古辅助人员常年付出的辛苦劳动,深表感谢。另外,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王兴康先生的大力支持。

本书由范文谦统稿,韩炳华审阅,上海古籍出版社缪丹编辑。

希望本书能在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之际,在喜迎山西省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召开之时,让考古工作者以及关心支持考古工作的朋友们欢聚一堂共飨此书,共议山西考古往昔之成败、未来之蓝图,在考古事业中,开拓一片新天地。

海金乐

2012年6月

目 录

上 册

| | |
|-------------------------------|--------------------------------|
| 前言..... | 海金乐 (i) |
| 武乡东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1) |
| 大同一西安客运专线“太原—大同”段考古调查报告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36) |
| 吉县西村穆家咀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51) |
| 襄汾杨威遗址发掘报告.....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襄汾县文物局 (87) |
| 曲沃靳庄遗址发掘报告.....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曲沃县文物局 (144) |
| 芮城桃花洞和杏林遗址发掘报告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考古工作站、芮城县文物局 (177) |
| 大同市阳高曹庄遗址发掘简报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237) |
| 宁武县石家庄遗址发掘报告.....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宁武县文物馆 (247) |
| 襄汾南小张遗址发掘报告.....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襄汾县博物馆 (255) |
| 襄汾县大张村东周遗址发掘报告.....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襄汾县博物馆 (274) |
| 曲沃靳庄制陶遗址发掘报告.....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曲沃县文物局 (314) |

下 册

| | |
|--------------------------------|-----------------------------------|
| 左权石匣墓地发掘报告.....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左权县文物旅游局 (327) |
| 吕梁环城高速离石区阳石村墓地与车家湾墓地发掘简报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市文物考古队、离石区文物旅游中心 (404) |
| 2009年洪洞范村古城调查记 | 祁临高速公路临汾市北环段考古队 (430) |
| 稷山县孙家城战国墓发掘简报..... |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 (440) |
| 岢岚窑子坡遗址古墓葬发掘报告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岢岚县文管所 (445) |
| 北赵引黄工程万荣庙前墓葬发掘简报..... |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 (450) |

临猗铁匠营古城南汉代遗址发掘报告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局、临猗县文物旅游局、临猗县博物馆 (457)
闻喜西宋墓地发掘简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495)
汾阳杏花村西堡墓地发掘简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501)
稷山南阳宋代纪年墓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510)

山西高校新校区建设中砖窑发掘报告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中市考古研究所、榆次区文物管理所 (515)
洪洞范村金墓发掘简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520)
闻喜北张金墓发掘简报 运城市文物研究所 (524)
汾西县北掌墓地发掘简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526)
新绛龙兴村金墓发掘报告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襄汾县博物馆 (532)

长子县碾张村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长治市文物旅游局、长子县文物旅游中心 (538)
2009年屯留县康庄墓地发掘简报 山西大学文博学院 (544)
垣曲明代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赵载墓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 (555)
高平河西墓地与乔村墓地发掘简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561)

太原理工大学新校区墓地发掘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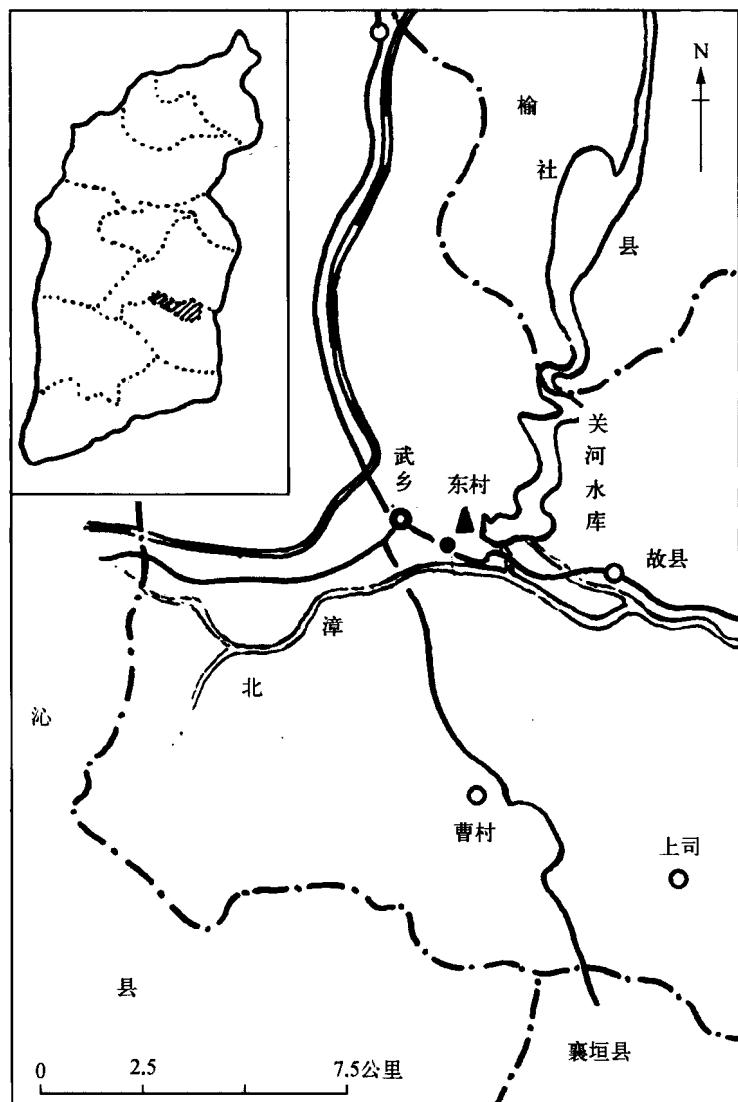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中市考古研究所、榆次区文物管理所 (568)

武乡东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武乡县地处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西麓，上党盆地北缘，是一个以黄土丘陵为主的土石山区。境内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河流交错。属海河水系浊漳北缘流域，浊漳北源发源于晋中市榆社县的柳树沟，南流入武乡后，改称武乡水，再南而入太行大峡谷的昂车关，又称为关河。

东村遗址位于武乡县城东北约2.5公里，在东村东北约1公里处。遗址所在地属丘陵地带，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为断崖，西、南部为缓坡，东临关河水库。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50米，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图一）。拟建中的太长高速公路南北穿过遗址区。2004年2~4月，为了配合太长高速公路的建设工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长治市文物旅游局、武乡文物管理所组成考古队，在高速公路占地范围内选点进行了发掘。根据遗址地形及遗迹的分布情况，分四个小区布方，共布5×5米探方24个，发掘面积600平方米。其中Ⅰ区探方12个，编



图一 武乡东村遗址位置示意图

号为：I T101~T112；Ⅱ、Ⅲ、Ⅳ每个区4个探方，编号分别为ⅡT113~T116，ⅢT117~T120，ⅣT121~T124。T101西南角GPS测点为北纬 $36^{\circ}50'07.3''$ ，东经 $112^{\circ}52'30.4''$ ，海拔999米（图二）。

一、地层堆积

四个发掘区内遗迹现象简单，均无文化层，耕土层下即为灰坑。现以T115南壁剖面为例说明地层堆积情况：最上一层为耕土层，厚约0.2米。耕土层下即为H117、H118，H117打破H118，H118打破Y1，其下是生土。H117内堆积为黑灰土，间杂薄层呈斜条状的浅灰土，最厚处0.6厘米。出有附加堆纹罐，小口壶、泥质盆、豆等仰韶晚期器物残片，和少量石器如刀、铲、斧等。H118堆积为浅灰土，最厚处1.1米。出土陶片少，器物种类和H117中一致，另出有石纺轮、石铲等。Y1已被破坏殆尽，仅残存部分火膛，窑内堆积中只出有寥寥可数的几块碎陶片（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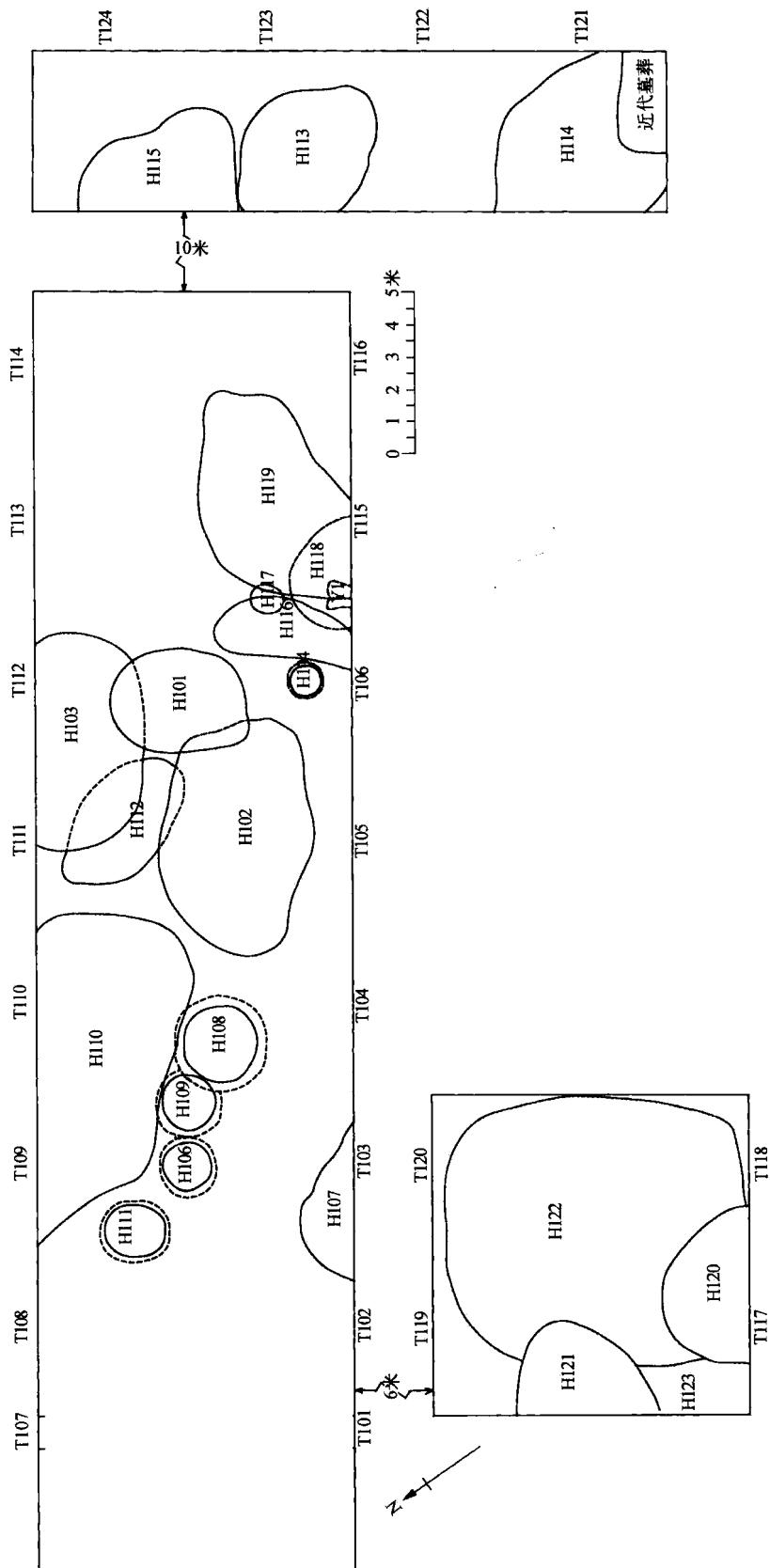
灰坑间有六组打破关系：H108→H109→H110；H101→（H102、H103）→H112；H120、H121→H122→H123；H117→H118、H119；H116→H119、H118；H113→H115（→表示打破）。其中H120~H123器物特征基本一致，有一件器物残片分散于不同灰坑的情况，应为同一时期遗存；H115、H116、H119出土陶片太少，不具备器物排比的条件，可供比较的有H108→H109→H110；H117→H118；H101→（H102、H103）→H112三组打破关系。后两组器物中，难以比较出其间的差别，可视为同一时期遗存。H108和H110的夹砂罐相比较，H110的夹砂罐口沿多为折沿尖唇或尖圆唇，普遍有鸡冠状銎耳，最大腹径在上腹部；H108的夹砂罐口沿，方唇上饰花边，最大腹径下移，不见鸡冠状銎耳。据此早晚期夹砂罐的演化特点，H120~H123和H110的特征一致；H101、H113、H114中的夹砂罐不见或少见鸡冠状銎耳，罐体趋于瘦长，最大腹径下移，这些特点和H108的夹砂罐相近，和H110、H120~H123的夹砂罐存在较大差别。根据遗迹间的打破关系及器物演化特征，参考同期遗址太谷白燕的分期标准^①，将遗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遗迹单位有H102、H103、H104、H112、H120~H123、H110、H119；第二阶段有H101、H108、H109、H113、H114、H115、H117、H118等。

二、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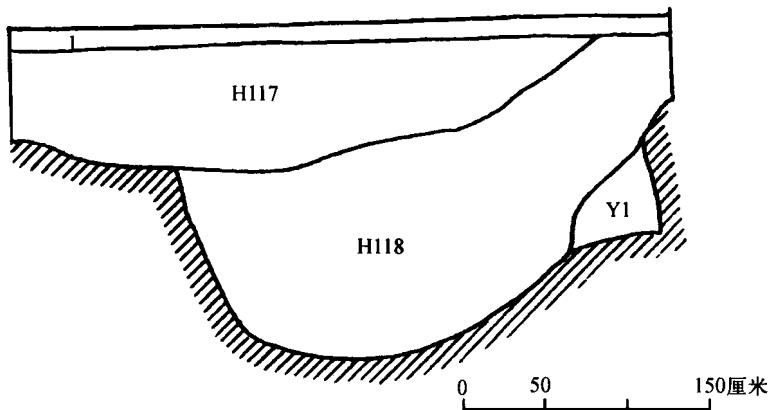
1. 灰坑23个（H101~123），其中规则的圆形袋状坑3个（H106、H108、H109），略呈椭圆形袋状坑1个（H119），椭圆形锅底状灰坑1个（H101），其余均为不规则形坑。

袋形坑中H108最大，位于T104北部，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H109、H110，底部挖在生土上。口小底大。口径2.4、底径3、深1米，坑壁平整光滑，坑底平坦。坑内填土为深黄花土，杂有烧土碎块、料礓石，出土陶片很少，可辨器形有盆、夹砂罐等（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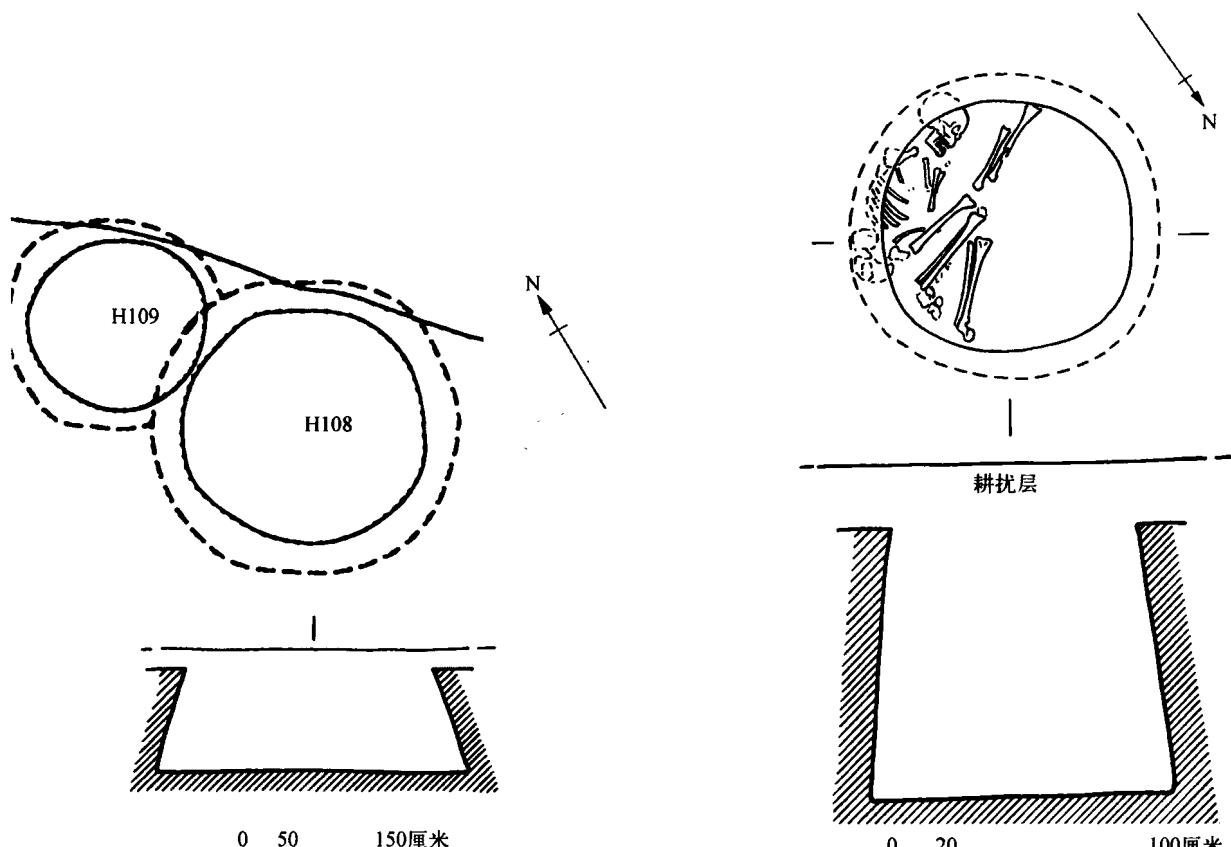
H104位于T106偏东南部。为圆形袋状，口小底大。口径0.95、底径1.1、深度1.2米，坑壁、坑底加工规整。填土为黑灰色，土质松散，有少量碎陶片。底部埋有一具人骨，侧身屈肢，头向南，无随葬品（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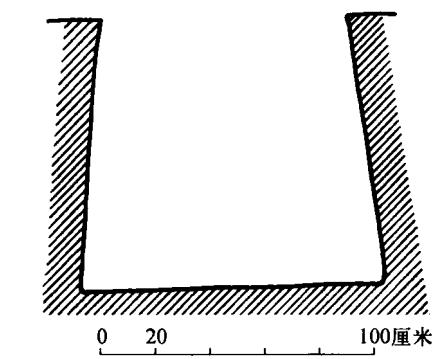
图二 武乡东村遗址平面图



图三 T115 南壁剖面图



图四 H108 平、剖面图



图五 H104 平、剖面图

H101为椭圆形锅底状坑,占T112中南大部分,一部分在T106北部,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H102、H103及生土。口呈椭圆形,锅状底。口部最大径约4.2米、最小径约3.3米,深1.5米。周壁较为规整,坑内填土为黑灰色,土质松散。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夹砂罐、豆、壶、盆等。

不规则形坑14个,大小不一,坑壁及底凹凸不平。

2. 陶窑 1 座, 编号 Y1。

仅残存部分火膛,大致呈长方形。残长0.8米,残宽0.7米,现存高0.42米。

三、遗 物

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及动物骨骼。

1. 陶器 陶质有泥质陶、夹砂陶、白陶。

第一阶段陶器中夹砂陶占65.2%,泥质陶占34.3%,白陶占0.5%。白陶为乳白或灰白色,陶胎轻薄,器表平滑,质地坚硬,扣之声音清脆悦耳。陶色有灰陶、褐陶、红陶。其中灰陶占66.4%,红褐陶占24.2%,红陶占4.3%,褐胎黑皮或灰皮陶占4.6%。褐陶多为火候不匀所致,有红褐、黄褐、灰褐等。纹饰以绳纹居多,占48.2%(含绳纹上施附加堆纹的陶片),其次篮纹占24.8%(含篮纹上施附加堆纹的陶片)。

陶器的制作方法有泥片套接、泥条叠筑、捏制等。泥片套接法多用于大型器物;有的小型器物如碗等用泥条叠筑法制成;小杯等一般捏制,有的捏成形后,又经过刮削修整。器物的口沿、领部、鳌耳、底部等一般分别制作,再接合成器。器物在经过饰有绳纹、篮纹的工具拍打后,陶胎更密实,为了坚固器壁,还要在器物的颈腹部等分段接合处加贴宽窄不等的条带状附加堆纹;为了使泥条和器物粘贴得更牢固,大致等距的摁压出斜向或竖向的凹痕,这种附加堆纹更多地见于瓮、罐等大型器物。另有一种附加堆纹条带窄薄,制作时把条带的两侧刮抹成整齐的斜面,中间形成一道脊,制作规整,多用于胎体较薄的罐。有些夹砂罐口沿上加工出形态各异的纹饰:有的用捆绑绳索状细条的工具在口沿上连续摁压出浅凹痕,有的剔刻或摁压出齿状、斜直、楔形槽。

另有少量方格纹、刻划纹、刻划弦纹、暗纹、乳丁纹、泥饼贴饰。此外还有少量彩陶片,其中三片黄褐陶胎质细腻,质地坚硬,类似于白陶,施红褐色彩;一片白陶施褐彩。彩陶纹饰有网格纹、斜线三角纹。器物的上腹部多有鸡冠状鳌耳。泥质陶器有壶、盆、罐、豆、杯、瓮、器盖等,夹砂陶器有罐、瓮、盆等。

第二阶段夹砂陶数量减少,占52%,泥质陶数量增多占47%,白陶占1%。陶色中灰陶居绝对优势,占75.6%,褐陶、红陶均有减少,分别占10.5%、0.9%,褐胎黑皮或灰皮陶数量增加,占11.8%。纹饰中绳纹占40.75%(含绳纹上施附加堆纹的陶片),篮纹占27.58%(含篮纹上施附加堆纹的陶片),还有相当数量的附加堆纹。第二阶段器物制法基本和第一阶段相同。夹砂类器物中折沿厚方唇的器物增多,新出现了釜灶。一些大型夹砂器的口沿上及内壁折沿处有数周明显

的凹旋纹，应是轮修留下的印痕，可能在陶器的制作技术上和第一阶段有所区别。

(1) 夹砂陶器

折沿罐 各种形式的折沿罐数量众多，大小有别，根据形制的不同分六型。

A型 束颈，折沿，平底。条带状附加堆纹多数粘贴于颈、腹部。銎耳多为鸡冠状，也有个别舌状、乳突状銎耳。纹饰主要是绳纹，有部分篮纹，个别乳丁纹等。有的口部加饰花边。根据腹部变化及銎耳的位置分四式。

I式 折沿，尖唇或尖圆唇，上腹部较鼓，鸡冠状銎耳均在上腹部，器身较粗胖。

H120:5，红陶。束颈，尖唇，上腹圆鼓。通体施绳纹，颈腹部粘贴附加堆纹，銎耳位置在最大腹径处之上。口径22、残高23厘米(图一八, 2)。

H110:4，灰陶。上腹部略鼓，颈、腹下部贴附加堆纹，通体施绳纹，銎耳在最大腹径处。口径20、高11.4厘米(图六, 3)。

H110:5，灰陶。折沿略凹，圆唇，鼓腹，器身密布附加堆纹，銎耳位置略高于最大腹径处。口径12、残高6.4厘米(图六, 6)。

H122:41，褐陶。折沿较宽。通体施绳纹，颈腹部贴附加堆纹。从颈部附加堆纹脱落处可以看到绳纹痕，和器身的绳纹是接续的。由此可以了解这件陶罐的部分制作工序：器身完成后，通体拍印绳纹，使胎体更密实，再向外折出口沿，随之粘贴起加固作用的附加堆纹，銎耳粘贴在附加堆纹上。口径16、残高11.6厘米(图七, 6)。

H122:40，灰陶。折沿较短。上腹部较鼓，下腹斜收，通体施绳纹，颈、腹部贴附加堆纹，銎耳位置略高于最大腹径处。口径21、高约28厘米(图七, 1)。

H122:39，灰陶。尖唇，器形小，腹饰横篮纹，设乳突状銎耳。口径12、残高4.6厘米(图七, 3)。

H122:38，褐陶。尖唇上剔刻一周斜纹，胎较厚。颈腹部平行的附加堆纹之间，又粘贴纵、斜向的附加堆纹。上腹部有舌状銎耳。口径24、残高12厘米(图七, 7)。

H121:2，灰陶，器物变形，口部大致呈椭圆形。折沿，束颈，尖圆唇，腹饰粗绳纹，颈腹部有条带状附加堆纹。最大腹径在上腹部，鸡冠状銎耳较小。口部长径24，短径17.6，底径17、高34厘米(图一一, 1)。

II式 最大径下移至腹中部，鸡冠状銎耳也随之下移，器身趋窄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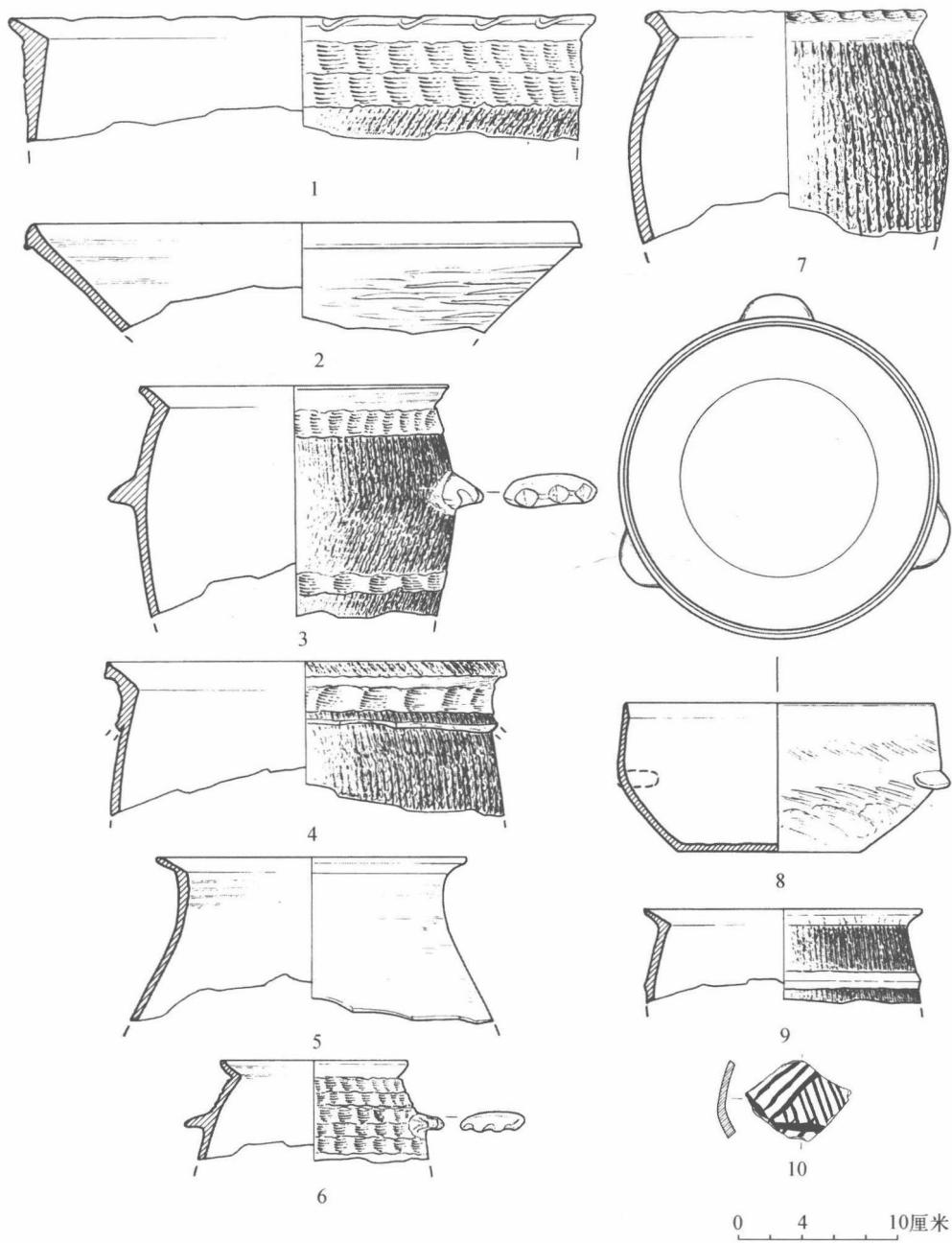
H122:31，灰陶。斜折沿，尖圆唇。腹部略鼓，饰横篮纹。颈腹部粘贴附加堆纹，鸡冠状銎耳施于上腹部。口径22、残高18厘米(图七, 2)。

H122:44，褐陶。折沿较宽，尖唇，腹部略鼓，颈腹部粘贴附加堆纹。腹饰细绳纹。大鸡冠状耳在腹中部。口径14、残高13.6厘米(图七, 8)。

H122:42，灰陶。器形小，厚胎，腹部最大径略下移。短折沿，尖唇，通体饰绳纹，腹上部有鸡冠状銎耳。口径11.2、残高7.2厘米(图七, 4)。

III式 束颈，折沿。最大腹径移到下腹部，銎耳也移到最大腹径处。

H121:3，灰陶。仰折沿，方唇上饰绳纹状花边。腹饰绳纹。颈腹部有附加堆纹。鸡冠状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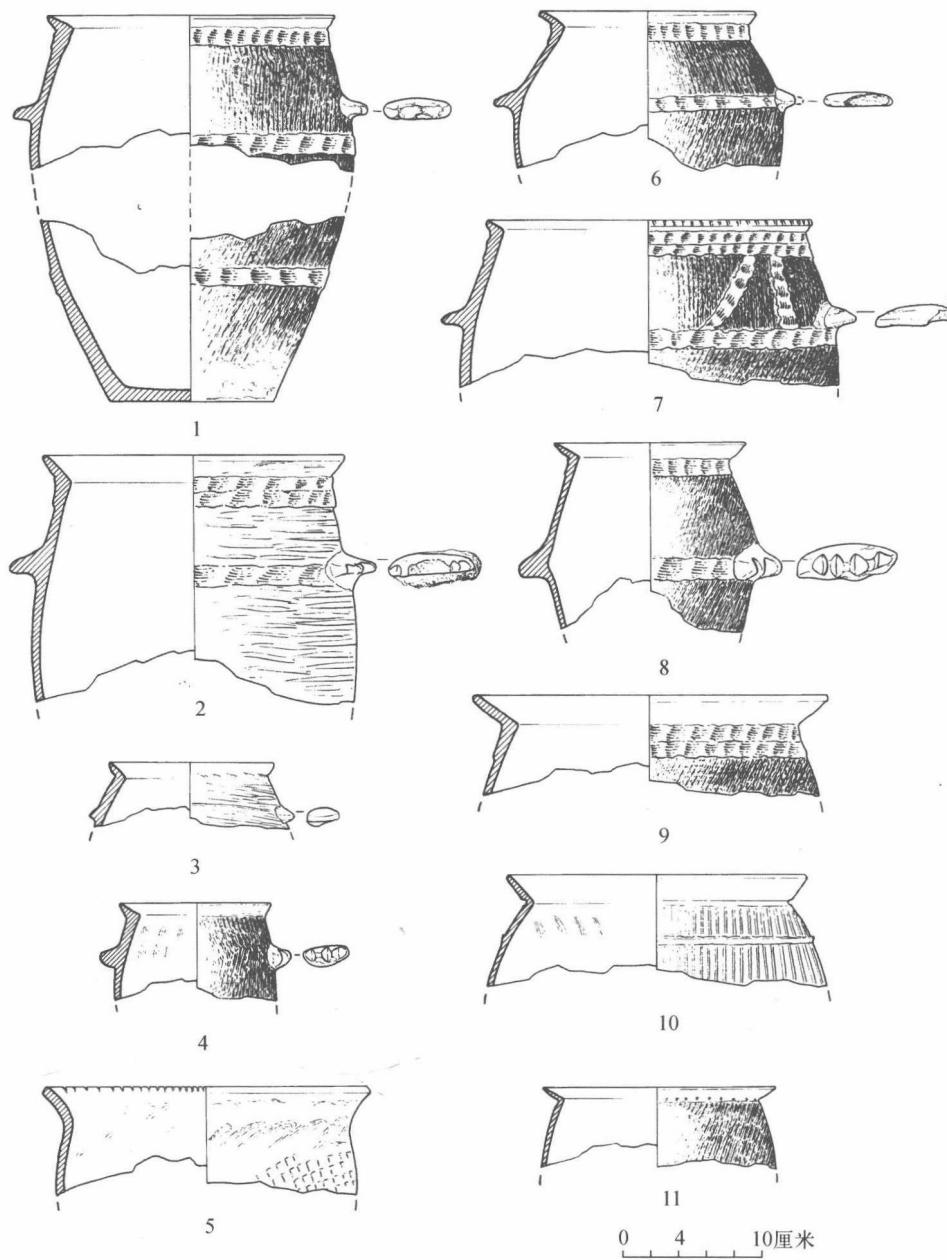
图六 H110、H118、H108出土陶器

1. F I式折沿罐 (H110:2) 2. B型敞口盆 (H108:1) 3. 6. A I式折沿罐 (H110:4、5) 4. 釜灶 (H118:3) 5. B型折沿鼓腹罐 (H118:4) 7. D型罐 (H108:2) 8. 鼓腹盆 (H108:3) 9. B II式折沿罐 (H118:2) 10. 彩陶片 (H110:3)

耳仅仅是在薄泥带上捏出四个泥突,下腹圆鼓。口径21、残高18.4厘米(图一一,2)。

IV式 陶胎趋薄,鸡冠状鋟耳简化,出现了环状鋟耳。

H101:12,灰陶。宽折沿,束颈。腹饰刻划出细密的方格纹,残存腹部有三周窄条带凸棱状附加堆纹,鋟耳简化,泥条上摁出三个圆窝,薄胎。口径18、高10厘米(图一二,8)。



图七 H122 出土陶器

1、3、6、7. A I 式折沿罐 (H122:40、39、41、38) 2、4、8. A II 式折沿罐 (H122:31、42、44) 5. 盆 (H122:45) 9、10. B I 式折沿罐 (H122:28、29) 11. E型折沿罐 (H122:46)

H101:8, 灰陶。折沿, 束颈, 唇上剔刻出楔形纹花边, 腹饰绳纹, 镂耳脱落, 从遗留痕迹看, 应是环形镂耳。口径12、残高10厘米(图一二, 12)。

B型 有4件复原器物。器体偏瘦长, 腹部的变化规律是: 最大径从腹上部移至腹中部。体型较大者身缠多道附加堆纹, 较小者仅在颈部或腹部贴一道或两道附加堆纹。分三式。

I式 大口, 束颈, 宽折沿, 最大腹径在腹上部。

H121:4, 灰陶。折沿, 尖唇, 颈部有条带状附加堆纹, 腹饰竖篮纹, 内壁凹凸不平, 口沿和颈部套接痕迹明显。口径14、残高8厘米。(图一一, 4)。

H121:5, 褐陶。宽折沿。上腹鼓, 通体施斜篮纹, 颈腹部贴条带状附加堆纹。口径28、残高21.5厘米(图一一, 5)。

H104:1, 复原器。灰陶, 方唇, 上腹较鼓, 下腹斜弧, 小平底。通体施粗绳纹。颈部粘贴条带状附加堆纹, 腹部等距离粘贴五周窄条状中部凸起成脊的附加堆纹。口径23、底径14、高33.4厘米(图一九, 7; 图版一, 1)。

H120:4, 褐陶。斜折沿, 颈部附加堆纹较厚, 器身拍印浅绳纹。口径22、残高9厘米(图一八, 11)。

H122:28, 褐陶。尖圆唇, 颈部粘贴两周附加堆纹。口沿背后及器身拍印绳纹。口径25.6、残高7.6厘米(图七, 9)。

H120:7, 灰陶。尖圆唇, 胎较厚。颈部粘贴一周附加堆纹, 腹饰粗棱状纹。口径8、残高6厘米(图一八, 7)。

H122:29, 灰陶, 夹细砂, 薄胎。鼓肩, 腹饰规整竖篮纹, 上有窄条状附加堆纹。口径21.6、残高8厘米(图七, 10)。

H120:6, 灰陶。胎较薄。方唇上花边是一周楔形斜槽状纹。腹部竖篮纹上粘贴窄条带附加堆纹。口径26、残高8.4厘米(图一八, 10)。

II式 最大腹径在中部, 体型较小。

H101:9, 灰陶。薄胎。折沿近平, 尖唇。腹饰竖篮纹, 上有窄条状附加堆纹。口径11.6、高5.6厘米(图一二, 3)。

H102:4, 灰陶。束颈, 折沿, 尖圆唇, 胎较厚, 素面。腹饰窄条状中部凸起成脊的薄附加堆纹, 仅具装饰作用。口径14、残高6.4厘米(图一九, 2)。

H117:5, 复原器。灰陶。折沿, 尖唇, 束颈, 鼓腹。最大腹径在中部。上腹部密排五周陶胎未干时搓擦出的深窝纹。口径9.2、底径8.4、高12.8厘米(图一三, 3; 图版一, 3)。

H117:22, 褐陶。口沿略卷, 腹饰竖篮纹, 腹圆鼓, 粘贴窄条状中部凸起成脊的附加堆纹。口径13.4、残高12厘米(图一三, 2)。

H117:20, 褐陶。厚胎。器身密布乳丁纹。口径10、残高6.8厘米(图一三,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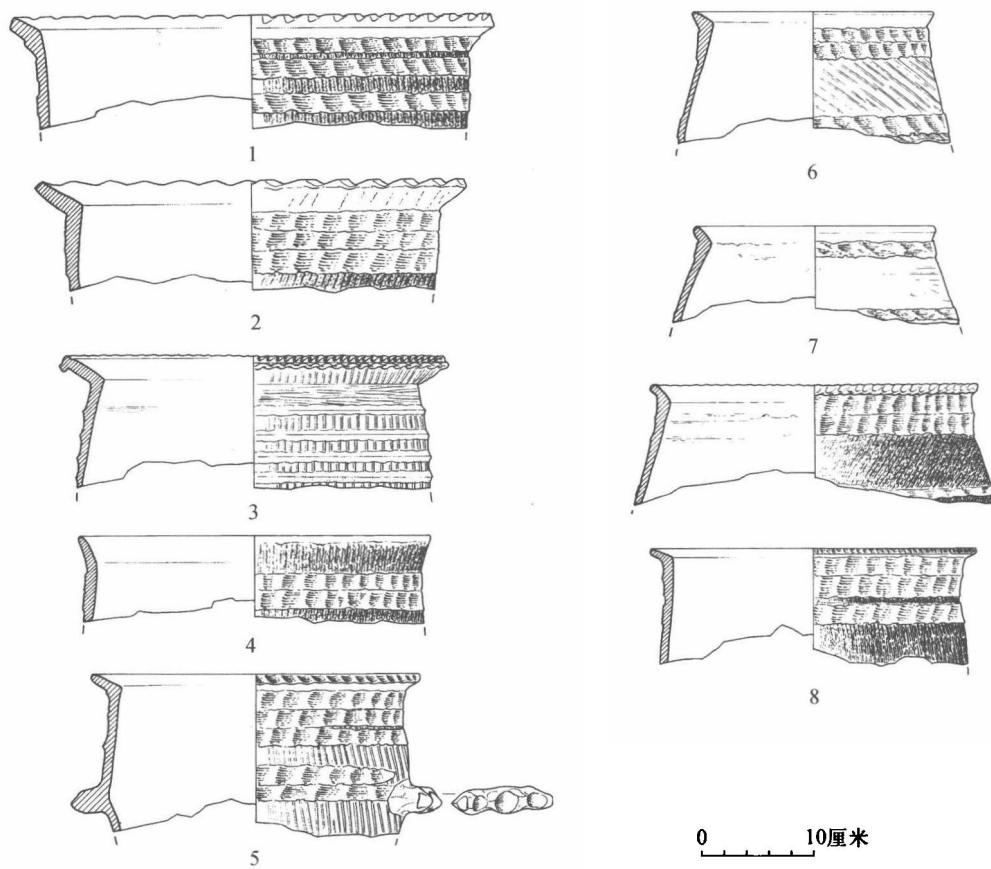
H112:1, 复原器。束颈, 侈口方唇, 唇上有一周楔形花边, 下腹饰浅绳纹, 上腹磨光。口径8.8、底径6.6、高9.2厘米(图一九, 6)。

H118:2, 褐陶。器形规整。折沿较宽, 腹饰绳纹, 粘贴窄条状附加堆纹。口径18、残高6厘米(图六, 9)。

III式 器体瘦长, 腹略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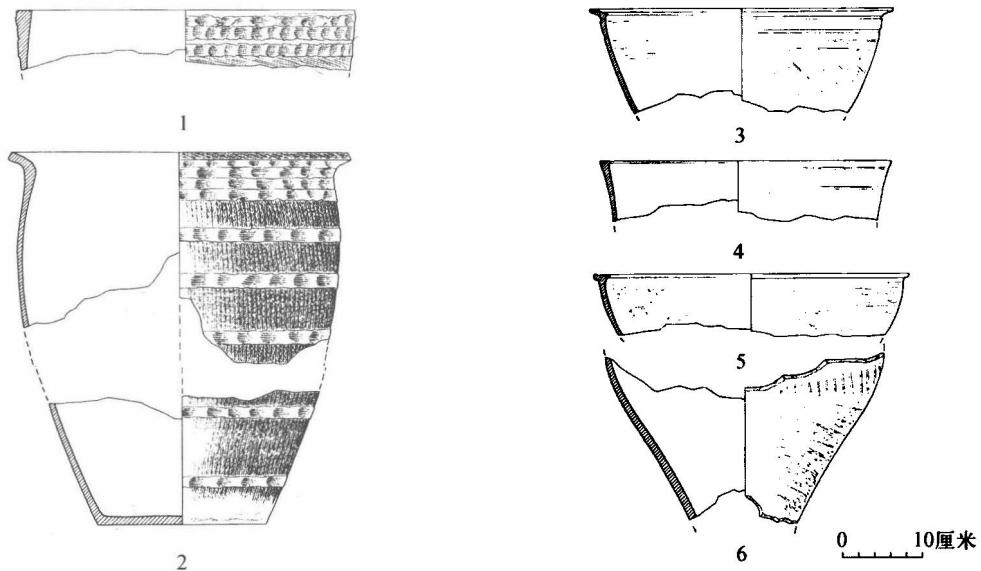
H101:11, 复原器, 有些变形。灰陶。仰折沿, 方唇上饰一周斜向花边。腹部略鼓, 颈腹部粘贴附加堆纹。口径16.2、高23.8、底径13.2厘米(图一二, 5)。

H114:10, 复原器。灰陶。束颈, 折沿, 沿面抬高。腹略鼓, 最大腹径在下腹部。腹部饰一



图八 H122出土陶器

1~5、9. F I式折沿罐 (H122:48、49、30、47、32、50) 6~8. C型折沿罐 (H122:35、33、36)



图九 H122出土陶器

1. 直口瓮 (H122:43) 2. F I式折沿罐 (H122:34) 3.5. 平沿盆 (H122:22、23) 4. A型敞口盆 (H122:26) 6. 尖底器 (H122:37)